



当代纪实文库

# 中国 保姆

郭传火 著

## 作者简介

郭传火,男,1963年2月1日生,回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1982年开始发表处女作,曾先后获得“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91年度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1993—1994年度人民日报报告文学二等奖”和首届中国煤矿文艺优秀作品奖。代表作有长篇纪实《中国当代试婚潮》和《汪洋中的安徽》,目前在安徽省淮北矿务局文联工作。

## 目 录

前 言 .....	( 1 )
一 两朵美丽的花与梦想 .....	( 7 )
二 明星的保姆听不见掌声 .....	( 28 )
三 一场游戏一场梦 .....	( 46 )
四 七个保姆一台戏 .....	( 73 )
五 小保姆考上研究生 .....	( 138 )
六 红尘滚滚佛门不是岸 .....	( 160 )
七 情人与夫人没有矛和盾 .....	( 180 )
八 男保姆开始安营扎寨 .....	( 204 )
九 户口是高悬于保姆头上的月亮 .....	( 236 )
十 走出国门的小保姆 .....	( 267 )
尾声 历史与现实的定格 .....	( 284 )

## 前 言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大概所有的家庭都要商议这样一个话题：请一个保姆吧……

此刻，我们姑且不去探讨人类天性里那些种种复杂的层面，仅“保姆”这个词，霍然跃入我们的眼帘，或从柔软的舌尖里倏地一弹出，就让人不由联想到：温馨、舒适、享受等等美妙的字眼。倘若，再进一步延伸的话，无疑就会聚焦到“家庭”这样一个最有“戏”的单位——我们均从家庭里诞生，又去诞生家庭——而“保姆”，就像一轮皎洁的明月，照亮了我们被家务琐事笼罩的暗夜……

当今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大潮的汹涌，农村地少人多的现象日益明显，加之城市与乡村之间生活水准相差太大，于是都市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保姆。她们从田间或学堂走出，带着浑身泥土的气息，裹在浩浩荡荡的劳务大军中，涌向人生地陌的大都市。据民政部门资料，目前中国至少有 50 万保姆活跃在各大城市。

回溯历史，“保姆”的形成，与“奴婢制”的兴衰肯定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左传·昭公七年》有“五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的记载。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封建土地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如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就公开宣称法令宗旨在于“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

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并首次明确将奴婢占有与封建等级制联系在一起。秦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日益成熟，统治者所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更是从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角度对奴婢的控制与支配作出严格规定，从而使封建统治者能在合法的名义下拥有奴婢，直至清王朝彻底灭亡。

纵观中国历史，以皇帝为首的各封建王朝都无一例外地蓄养大批奴婢，供其役使，从而使手下各级官吏竞相比附。于是，官府养奴之风便逐渐向民间蔓延——虽然，封建政权出于维护等级制及统治权的考虑，曾三令五申一般平民不得蓄养奴婢；但是，实际上，因为风气所尚，蓄奴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而且还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故凡有条件者无不蓄之，甚至波及社会下层。如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士农工商”的最末一等，历来地位不高，但他们往往贸迁致富；在金钱的作用下，他们常蓄大量奴婢，并以之与官宦之家一比高低，来调节其因社会地位低下而带来的心理失衡。另外，除商人之外，其他一般社会阶层也无不受上层蓄奴之风的影响，以至贩夫、走卒、僧道、优伶、娼妓、乞丐也不例外。事实上，他们蓄养奴婢主要还是为着“出外没人恭敬，只好闭着门在自屋里做大”——这无疑是一种宣泄和异化。当然，这种蓄奴之风与封建时代作兴几代同堂、聚族而居，钟鸣鼎食之家需要专门有一批奴婢侍候有关。再者，封建时代提倡“男女授受不亲”，大户人家的女眷不得随便出头露面，小姐必须深居闺房，这样也势必要配备专门使女听从召唤。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关于奴婢的称谓，简直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最常见、通行的有：管家、总管、丫环、使女、书童、跟班、门人、青衣、奴、奴才、家奴家丁、奴仆、奴客、监奴、典师、童奴、仆、仆人、仆役、仆隶、仆从、仆妾、家人、家

童、童使、童隶、童属、童婢、童客、厮养、厮役、厮竖、厮徒、侍者、侍役、灶婢、家伎、媵婢、赤脚、长须、苍头、平头、台奴、重台等数十种。另外，还有一些古老或不太流行的称谓，如：部曲、眼下、底下、私属、纪纲、驱口、蛮子、伴当、包衣、体己人、院子、贓获、胥靡、奚奴、臣妾、與台等。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的话，中国封建社会的奴婢之间也存在着等级高下之分——上层奴婢，如总管，或称管家、典师、监奴等；他们一般是总统群奴，专司监奴之职。而台奴、重台等，却是奴婢之奴婢，自然属下层奴婢。但是，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所有的奴婢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如《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就明确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所以说，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奴婢买卖，甚至在元朝和清朝在京城还设有专门的“人市”。因此，那些沦为奴婢的人便没有独立的户籍，一般都依附于主人之家；同时，他们也就丧失了姓名自主权，而由其主人另取新名。自然，奴婢及其后代都被剥夺了科考和任官职的权利。甚至，连奴婢的穿戴衣着也有严格的规定，不准穿红戴绿。另外，奴婢还在法律上受到极其不平等的待遇——在法律诉讼方面，奴婢一般不能状告主人，除非主人犯有谋反、谋大逆、谋叛之罪，否则要处以绞刑；但主人状告奴婢即便是诬告，也够不上犯法治罪。而在刑罚处置上，奴婢与主人之间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如主人强奸自家奴婢，《唐律》中根本就没有处罚条款，元朝《刑法志》上则明确标明“不坐”（即不治罪）；如果奴婢拒奸中伤了主人，反而要治罪。但是，奴婢若奸主人及亲属的话，则要按《唐律》的规定，将其绞死或斩首，毫不宽宥。

总之，这一切都孽生于中国封建社会黑暗的土壤之中，并且已经成为永远无法重复的历史……

当然，“保姆”一词的含义还是与“奴婢”有着极大的不同。它在古代指君主姬妾中专事抚养子女的人；现代则指受雇为人照管儿童或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

通过跟踪采访，我发现当今中国保姆早已产生了“质”的变化——他们不再受到政府行政法令及社会观念、封建残余势力的歧视和限制，而且与所有的公民一样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

首先，保姆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的保姆多为已婚年老、没有文化的妇女，现在的保姆不但文化水平较高，而且平均年龄还不到23岁。同时，她们已不再把此行当作终身职业了。绝大多数人在从业一段时期后，一旦觅到合适的职业或到了婚嫁年龄，就纷纷“退伍”或“转业”。

其次，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把保姆这种职业当作通往商海的“桥梁”。如蛇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韦唯一曲《爱的奉献》中出现的小保姆龚义霞，如今回到太平乡龚井村开起一家百货店，收入颇丰。而安徽蜀山镇的李晓凤，在北京做保姆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使她认识了著名中医李贵银教授。于是，她利用工余时间刻苦学习中医，并掌握了许多保健用品的生产技术。尔后，她毅然辞去工作回到家乡，用做保姆积攒下来的资金及部分社会集资，创办了一个保健用品材料厂。自1990年开业以来，她利用本地的中草药资源生产了三个系列30余种产品，均畅销国内外市场。目前，她生产的专利产品高效止咳平喘背心、“贵银牌”高效保健枕，多次获全国奖，并有50%的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成为远近闻名的青年企业家。

再者，长年被女性垄断的中国保姆市场，近年突然“杀”出一批男保姆与她们共争天下。虽然，男保姆直入家庭，引来人们种种猜测和议论；但是，传统的职业划分有三百六十行，却都带有强烈的性别歧视色彩——男主外，女主内，几千年来一

直是人们恪守的信条——都市男保姆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革命，是对男女平等思想的一次高扬。

另外，中国广东保姆市场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最近发生了静悄悄的微妙变化——城里人到农村当保姆。过去，乡村落后于城市，乡下人进城当保姆求之不得；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广州市区保姆来源绝大多数是邻近县镇的青年妇女和外地女民工。现在，广东农村城市化、工业化步伐加快，都市的繁华和便利日益引入乡间，农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少人还成了老板、富豪。于是，到城里去招聘有文化、素质高的保姆，使家务劳动社会化这一城市生活方式，为先富起来的广东顺德农民率先引入……

假若，我们把中国保姆置于世界保姆市场进行考察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蓝色地球上，虽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保姆享有一定的声誉，但是只有菲律宾女佣可以与中国保姆相媲美。当然，这里主要指在职人数和敬业精神。我想，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发达国家是靠输出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赚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愈富更富；而经济落后的国家，只能靠输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以求生存寻发展——此乃当今世界经济的现实，是不以国家当政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前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前年访问香港，曾高度评价在港工作的近20万的菲律宾保姆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的贡献，甚至赞誉她们为“巾帼英雄”。

然而，我们中国的保姆又何尝不是我们民族的“巾帼英雄”呢？！

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却对保姆们缺少足够的认识；她们所创造的价值，也不能实现一种平衡的认同。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中国保姆对自身的价值，总停留在一种模糊、屈从的



认识状态下有极大的关系。

所以，当我千方百计得以置身于中国保姆之间进行采访时，我不得不用一种无法言说的心境，推开一扇扇横亘于大众与保姆之间的窗户——

有的保姆遭到性骚扰，只好忍气吞声或辗转另一家……

有的保姆为保护雇主或财产，毅然与歹徒搏斗……

有的保姆与雇主日夜相伴，终于撞击出爱情的火花……

有的保姆用积攒的佣金购买股票或创办企业，不想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姐……

有的保姆残遭雇主虐待，万般无奈之际，便挺身而出走上法庭……

有的保姆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一不小心坠入罪恶的深渊……

有的保姆利用工余时间顽强苦读，终于圆了大学梦或考上了研究生……

有的保姆被人贩子拐卖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最后遁入空门当了尼姑……

有的保姆远渡海外，用自尊自爱展示了中国女性美好的人格和品性……

.....

本书力求通过对古今中外保姆业的观照，揭示当今中国保姆一些鲜为人知的生存状态和婚恋经历，诠释中国保姆的精神本质及灵魂特征，以唤起国人与整个社会的关注；并希望对提高中国妇女地位，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妇女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交流，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那么，对于我来说，以往采访时所遇到的困难、写作时所承受的劳累，便成为一种美丽的快乐和幸福的享受……

## 一 两朵美丽的花与梦想

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采写中国保姆的计划，甚至连星点的念头都没有。

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当我和作家出版社签完我的长篇纪实《中国当代试婚潮》的出版合同，正准备走出中国文联大楼去赴一位朋友的饭局时，没想在楼梯口碰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一位编辑。一阵寒暄之后，他托我回安徽后为他物色一个安徽保姆。

我忙说好办好办。

可是，更没想到的是，酒席上我刚一落座，至少有五位作家兄弟找我“预订”安徽保姆，且一水的要“小保姆”，就是年龄在14—18岁左右的，大一点儿也行，但不能正热恋着的（作家们如此苛刻自有他们的说法，在此不赘）。然而，他们一个个焦渴地望着我，一脸儿的猴急相。

见此情景，我忙调侃道：行啊！赶明几个回去我就辞职，专门成立一个保姆介绍所，一不小心整成个“大款”，也好给咱们穷作家出口鸟气……

当然是玩笑话。

不过，这足以说明安徽保姆在都市享有极高的声誉，已经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那么，作为一名安徽籍作家，我还有什么理由保持沉默呢？

因此，在我决定采写中国保姆的时候，自然就先“光顾”安徽籍保姆了……

当工业化浪潮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奔涌，昔日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和蕉林稻海上，梦幻般地冒出了一座座气势恢宏、神情冷漠的厂房——钢筋水泥肆无忌惮地吞噬着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良田沃土。于是，伴随着耕地令人忧心地锐减，一个人口几何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出现在人们面前：昨日每亩只能承载两三个人的土地，今天突然爆发出承载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劳力严重过剩迅速被人口短缺危机所替代，于是千万农民“洗脚上田”，汇聚成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民工大潮。据专家们估算，全国约有5000万农民涌入大潮，安徽省约有500万。而在这500万安徽民工中，至少包含着20万保姆人数。

那么，也就是说，安徽保姆的人数将近是全国保姆总人数的一半……

桂花到北京做保姆是带着万般无奈和心酸离开家乡的——可以说，越穷的地方越容易出保姆。我们仅从1994年安徽省全省农民人均收入这一项就能看出端倪：全省农民年人均收入973元，低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47元。而桂花所在的颍上县，又是安徽省最穷的一个县。

1991年秋季的列车载着桂花驶向中国的首都北京。桂花坐在靠车窗的一个座位上，望着窗外那些被洪水冲垮的村庄和仍然汪着积水的田野渐次远去，心里茫然一片。此刻，她内心根本没有一般旅行者对奔赴祖国首都所应有的冲动和欣喜，只有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乡愁弥漫在清瘦而又秀气的脸上。

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列车终于疲惫地停靠在北京站。桂花随着滚滚的人流通过检票口时，根本无暇欣赏扑面而耸的摩天大厦和首都闻名于世的繁华，只用一双焦虑的眼神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寻找来接她的同村姑娘杏花。杏花是年前来京做保

姆的，桂花这次就是投奔她而来。

这时，一位打扮入时的小姐悄悄走到桂花面前，亲热地唤了一声桂花。桂花惊得往后退了一步——眼前这位唤她名字的小姐，上身着一件乳白的开司米套衫，下穿杏黄色短裙，脸上还薄施粉黛。半晌，桂花终于看清了这就是来接她的从小一起长大的杏花姑娘。

两位芳龄都才19岁的姑娘在车站的广场上拉起了手，快活地互相问候着。桂花发现杏花半年多不见，简直就换了个人，无论是穿戴还是说话的语气，都非同于从前。显然，现在听杏花说话，乡音里绕来绕去的都是京腔，还大量夹杂着“特”、“儿”音之类。这让桂花感到一种陌生和新奇。尤其是见杏花在这深秋的季节穿着薄薄的短裙，显得那么精神而又漂亮，桂花的两条颇长的腿在陈旧的单裤里便感到不自在起来。

杏花给桂花介绍的雇主，男的姓王，是一家银行信贷科科长；女主人也在这家银行工作，做出纳。杏花把桂花送到地方，推心置腹地告诫她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匆匆地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就赶往她自己的雇主家去了。

杏花一走，桂花感到如同失去了支柱，一瞬间，她惘然不知所措。

好在男主人王科长比较热情，一会儿问她乘的什么车，坐了几个小时的车；一会儿又问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洪水有没有冲坏她家的房子。这使桂花心里宽慰了许多。至少在一问一答中，渐渐地消融了桂花心里那种举目无亲的怯意。

然而，女主人却半天不说一句话，使桂花在下意识里有一种秋去冬至的感觉。

就在王科长东扯葫芦西扯瓢的时候，女主人突然打断丈夫的话头，说：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咱们今几个丑话说在前头，”女主人不拿正眼看桂花，只一个劲儿地盯着自己手指上那八枚金光闪烁的戒指，慢悠悠地给桂花立规矩，“咱这家里常人来人往的，听到什么话儿可不许往外说。另外，我可不许有人到我卧室里乱翻东西……”

事实上，桂花是一个眼头很活，非常精明的姑娘。听见女主人说话这么阴阳怪气的腔调，忙把刚才王科长给自己倒的一杯茶端到她面前，嗫嚅地说：

“阿姨，您刚才交待的，我都记在心里了……”

女主人见桂花还比较乖巧，脸上的阴云便散了许多。略思忖片刻，她站起身，说：

“那好吧！现在，你帮我洗一下衣服。来，跟我过来……”

说着，她把桂花领到装潢得富丽堂皇的洗漱间。打开盖的“天鹅”全自动洗衣机里，胡乱扔着几件换下来的衣服。桂花见状，忙说：

“阿姨，我……我不会用洗衣机……”

“我并没有让你用洗衣机洗啊！再说，洗衣机都坏半个多月了……”女主人面露愠色地说。

“行啊，我用手搓。阿姨，你肯定不知道，在老家，全家人的衣服都是我一个人洗哩……”桂花见女主人有点不高兴，慌忙从洗衣机里把衣服抓出来，放进大塑料盆里，挽起衣袖。

女主人见桂花这么利索，生怕这一点“工作量”不能使桂花全身的筋骨彻底地舒展。于是，又忙把被套、沙发罩扯下来，以及围裙、毛巾、手绢等等。稍顷，她又招呼正在做作业的女儿把今几个才换过的外衣脱下来，让桂花一并洗了。已读二年级的女儿一边脱衣服，一边嘟囔着：

“这衣服还没脏，就又洗。真是的……”说着，把衣服团成

一团，走进洗漱间。看见桂花正在全力以赴地赤膊搓洗那堆得山高一般的衣物，她不由好奇地问：

“桂花姐，咱家有洗衣机你为什么不用？不累吗，你！”

王科长见女儿这么问，忙把女儿扯过来：

“你妈不是说咱家的洗衣机早坏半个多月啦？去，赶快做你功课去；别在这儿瞎凑热闹……”

“妈妈撒谎！昨儿个晚上我还见妈妈洗……”

女主人不等女儿把话说完，一大耳光送过去：

“你懂个屁！洗衣机哪有你桂花姐洗得干净？就你行，这个单元测验，你再不给我拿回个双百分，晚上你就睡楼下那垃圾桶里好了……”

女儿被她一大耳光加一顿奚落，捂着腮，揉着眼泪，回到书桌边乖乖地做作业去了。其实，孩子嘴里吐的是实话，洗衣机不但从来没有坏过，而且所洗的衣服绝不可能比桂花人工所洗的衣服要差到哪儿。事实上，并不是女主人怕桂花不会操作洗衣机而把洗衣机用坏了，而是她觉得花钱雇一个保姆，就是要让她替代洗衣机；最重要的，还是她觉得让桂花用手搓洗，可以为她节省电费……

每月的工钱是当着杏花的面谈定的。吃住免费，月工资200元，每月10号付清。因为水灾，家里的责任田颗粒未收，除政府发放的救济粮和部分日用品，家里一无所有，全指望桂花做保姆这点收入。所以说，桂花虽初涉此业，但做事却非常尽力、投入。即便时常受女主人奚落，抑或遭遇委屈，也能做到让泪水变成口水——毫不含糊地咽到肚里去。

虽然，桂花工作得非常勤奋，但是，女主人对她并不放心，整日防她就同防贼似的。这家的房子比较宽敞，是三室一厅的结构。虽说书房空荡荡的，几本卷了面儿的武侠小说东倒西歪、

可怜巴巴地撑着做工考究的书架，但是却舍不得给桂花二平米睡觉的空间——夜晚，桂花只好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辗转反侧地咀嚼一个个湿漉漉的思乡之梦；白天，女主人把三间房子锁得贼死，桂花的活动空间只剩下客厅、洗漱间、厨房、阳台。

如果说仅是活动空间小了一些也无所谓。不过，每遇收拾房间必须男女主人在家，且没有招唤桂花就进入房间便要遭到斥责，这些使桂花多多少少觉得人格上的屈辱，同时也感到人与人之间怎么会这样的不平等！

每天上午8点钟，女主人上班之前一定要用戴满金戒指的纤手递给桂花10元钱，这一刻，是桂花最犯愁的时候。因为，这10元钱，除去桂花中午一个人的伙食费，还要用余下的钱买好晚上全家人吃的菜。现在的物价一个劲儿地往上涨，几乎是一天一个价儿。在每天走向菜场的路上，桂花总感到这段路老那么地长，腿脚总是铅般地沉重。站在菜场中央，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流和五颜六色、品种繁多的菜，桂花手里攥着不太宽裕的人民币无所适从……而黄昏将至，女主人回到家里把高跟鞋换成拖鞋后，第一件事就是仔细地盘问桂花今天那10元钱是怎么花的，都买了什么菜，还剩多少钱？倘若，桂花有一分钱对不上，她就会严厉地斥责一番，扬言要给桂花记在帐上，从这个月的工钱里扣除。

并且，女主人还常常埋怨饭菜不丰盛，说桂花土老冒不会买东西，总买不到价廉物美的好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

挨了骂的桂花总躺在晚上的沙发上偷偷地哭泣，要不，就在第二天上午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打电话给相隔一条街的保姆杏花哭诉。这时候，杏花就在电话的那一端柔声细语地宽慰她——说现在谁有钱谁就当大爷我们现在是当穷人的她骂你就当

骂她自己的吧如果你还不解气的话我们一二三在电话里一起骂她……说到这儿，两人扑哧一声笑了……

当然，桂花也有高兴和心情舒畅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是每次发工钱的那天。无论女主人付工钱的时候脸色是否难看，桂花接过钱总是欢天喜地奔向邮局一分不留地填进汇单——虽然这200块钱不能一下子就平地上生长出一幢新房来，但是她知道家里正在用她寄去的一份份工钱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她相信，用不了几年，只要全家共同努力，两个哥哥都能盖好新房，娶进如意的媳妇。每每此刻，桂花都会陷进一种无限美好的憧憬之中……

心情舒畅的时候，是雇主家宴请客人的时候。如果雇主在饭店请客的话，桂花会落得个清闲；假若是在家里请客人吃饭，桂花同样会很舒畅。因为，这时候女主人准会眉开眼笑地亲自下厨，桂花只须在旁边打个下手——不管怎么说，桂花的烹调技艺实在无法恭维，根本拿不上桌面。久而久之，桂花便看出雇主的请客学问：如果是在饭店里请客的话，一定是宴请顶头上司之类的头面人物，或有事要求到人家帮忙；如果是在家里请客，那肯定是人家为了贷款来送礼的，或是事成之后象征性的答谢一下。

总之，无论雇主以哪种形式请客人吃饭，对于桂花来说，都如同城里人盼大礼拜一样的心情……

虽然，桂花每一个星期天都能休假一天，但是，这并不是女主人开恩或良心的发现，而是雇主全家这天要到父母那儿“例行公事”地看望一下。不过，放假这天，桂花的伙食费只好自掏腰包了。因为，每当雇主全家临离开的时候，那位“勤俭持家”的女主人总会忘记10元钱这档子“小事”。而这时，息事宁人的桂花只好默默忍受着，心想不提也罢。如果这天家里



还有剩菜和剩饭的话，桂花就会省下四角钱，不去巷口买那两个总吃不出胃口的烧饼。要不，她就约杏花到王府井地摊上去寻小吃。

只有在星期天与杏花在一起的时候，桂花才能暂时忘却一周来种种不愉快的事儿。两人在地摊上吃完解馋的小吃，就靠在栏杆上天南地北胡乱地闲扯。每当说起儿时一些趣事或同村人的笑话，两人也会快活地把细腰笑得乱颤。有时，会有个别外地人以为她俩是北京妞，谦恭地打听到毛主席纪念堂或长城的走法。于是，她俩会非常高兴非常热情地操着跑调儿的北京话为他人指点迷津。至少有一个时辰，俩人都会处在一种莫名的自豪与满足之中。

稍顷，俩人面对川流不息的车流和拥挤不堪的人海会哑然噤声。这时，她俩才发现自己若置身于其间将是多么渺小而孤寂啊！想想客居异乡做保姆，真如同村后水塘里的浮萍一样飘摇无定——迷惘，随之涌上心头；视野开始变得模模糊糊……

好大一阵子，俩人才回过神来，慢悠悠地随西坠的夕阳一道往家走。

闷了好长一段路，杏花满面愁戚地说雇佣她的那个卖羊皮夹克的老板总趁老婆不在家的时候对她动手动脚，她说她不想再做了。桂花忙停住脚，急切地问她：

“那你找到好人家了吗？”

“哎！哪有什么好人家啊？不过，我告诉你，保姆这一行我不太想再做下去了；整天低声下气地侍候人，还要受人欺负，没意思透了。”

“北京的工作那么难找，你有头绪了没有？”桂花关切地问道。

“北京我也不想做了。听人说，上海的浦东正在开发，找工